



近
三集
十四

祭文
告文
哀辭
行狀

~16
2395
14

三集



和
2395
16-14

近齋集卷之二十七目錄

祭文

祭外舅金公文

祭亡妹文

祭仲姑文

祭外姑洪氏文

祭內舅石隱公文

祭漢湖先生文

祭亡妹遷葬文

祭三從兄大司諫公文

近齋集

祭庶從祖文

祭亡室文

祭外姊沈氏婦文

祭弟婦元氏文

祭吳士執文

祭子婦李氏文

祭庶從叔師英文

祭俞姪史翁文

祭鹿門任公文

祭嚶嚶齋金公文

祭庶妹文

祭三山齋金公文

祭從孫女金氏婦文

祭雲湖任公文

祭族姪士受文

祭呂光德文

告文

告外祖 贈吏曹參判府君墓文 代家弟作

告外祖母貞夫人安東金氏墓文 代家弟作

告埋誌文

近齋集卷之二十七目錄

近齋集卷之二十七

祭文

祭外舅金公文

維歲次乙亥八月壬寅朔初八日巳酉外甥潘南朴
 胤源以外舅金公即遠有期謹將單杯來訣于靈筵
 曰繄我愚拙夙忝館甥縱未比德如玉於冰竊慕韓
 李厚知相託今焉岳頽曷不痛盡尙憶已巳小子來
 壑從公講質魯論半部提示其蘊俾我悟受竹窓燈
 影江雪微洒敬奉言笑半是誨勗周旋五旬亦孔之
 樂倏忽合散遂多商參時枉書札款款德音終南之



駕三清之杖拜顏止此暖如一夢吞恨莫宣結于肺腸八年恩深千古悲長惟公之德洵美且溫穆爾其容詡乎其言律身謙恭處心清高匪雕匪圓乃與世疎有文不第有才不官人爲公嗟公則自寬陋彼汲汲秋雨聽鷄驪水洋洋衡門可棲脫畧軒冕跌宕文史歛厥經綸專于康濟公神旣頤公壽可久孰謂公善而不飴者天理舛錯有莫究因承凶而咽涕泗紛續遠不視歛晚來奔哭有恩無報中心愧怍湖丘云吉載涓鞠襄是公平昔思歸之鄉歿而返櫬其庶安魂持茲一語以慰棘欒顧余善病公所矜憐臨壙願

乖又以疾纏請從此訣情所不堪單卮寸誠靈其有歆尚饗

祭亡妹文

維歲次壬午八月辛卯朔初十日庚子兄胤源銜哀忍淚告訣于亡妹孺人金氏婦之靈曰嗚呼痛哉汝病六閱月而母氏見背吾兄弟與汝泣血扣胷冤號莫及母氏以汝沉淪重病含憂入地汝又以損親壽歸罪已病尤大哀不欲生嗚呼痛哉惟余不孝終不能延母氏之命大罰酷禍實余自速豈汝之罪哉豈汝之罪哉余甚頑狠不卽殄滅汝死而下從母氏噫

嘻汝死其殆賢乎我生雖然余豈欲苟活哉所爲不
死者徒以吾大人在耳大人年方五十鬚髮已白二
子羸弱一女癯廢深恐無以娛大人衰老汝嘗勸我
薑桂涕泣言而不止者豈非以吾兄弟全保無重傷
親心哉而今乃自殞其身使大人日夜號哭何也母
氏有知亦將悲泣於泉壤之下矣去年夏余謂夫子
曰妹病若瘳吾欲告于先妣此乃無於禮之文而吾
言若此其情切悲豈謂汝不待終喪而歿乎禮重行
禫竟廢祭祀吾兄弟祥服徒除至哀莫洩嗚呼天下
寧復有此痛哉方吾家安樂時祖父母壽考子孫不

天殤一室三世平康融洽十年之間人事百嬗遂至
於今矣今雖欲復如前日得乎嗚呼余生三歲而汝
又生二兒母無以并乳家貧又不能立乳媪先生者
食後生者乳辛勤鞠育母氏劬勞余自童時善病瘡
疹滿體十指皆皴母氏曰此兒早離乳故血燥如此
汝聞而憂以爲兄病由我心憫焉不寧余旣血氣枯
弱常自意先汝死汝抱無涯之憾今乃一切反是所
謂死生之事不可知也吾同氣三人爲姊妹者惟汝
父母重汝無間男子吾之視汝亦與準源無輕重厚
薄汝旣嫁而歸于里中可以朝夕得往來以覲親固

父母兄弟之所深喜汝之所自幸也特以吾家貧送
嫁之資反不及五女之門使汝不能營室家之業產
無禦寒之袴病無宜暑之被母氏常以此惻憐矜憫
然吾念汝爲人柔順慈惠無一毫忤人傷物之意宜
上天之所佑而福祿之所綏者且念君子秀俊有名
聲富貴顯榮固其所自有汝當終與之偕而窮而乃
通理亦宜然吾素所祝汝者如此而事乃有大相乖
繆者夫人之生憂莫苦於疾病悲莫慘於短命窮莫
大於無子今汝死而天下之窮備于一身以汝之賢
胡至此極豈余前所測度者妄耶世俗稱金朴之婚

鮮有不吉蓋嘗數之不啻三四家爲然斯已驗於吾
家仲姑者而汝獨不然何哉豈世俗所稱特其偶然
者而未必盡驗也耶此皆余之所痛惜者也汝在戊
寅春嘗寤生生男而兒墮地卽化汝之病兆已見于
此矣然其後二年而能有娠生女家人未甚以爲憂
也旣而疾乃作晝夜刺痛身不能屈伸醫人莫知其
所由起用藥以百數而皆無功輾轉至于三年脊背
隆高一股攣縮而刺痛猶不息醫者曰不爲蹠跚當
爲偃僂余謂此二疾者亦未必死疾猶冀幸其得生
而不意今夏大腫耗元氣毒泄敗胃土日消月鑠遂

近齋集 卷二十七
至莫救嗚呼此何爲也方汝痛時嘗自言與其病廢不如無生斯言之褊狹汝非不自知也而特痛甚故然耳嗟乎古之人蓋有賢而病廢者如左丘之盲冉伯牛之癩孫子之臏脚此人皆丈夫也而猶皆不免今汝婦人處於閨房之內雖出入起居不能如常人視聽飲食足以至老况如支離疏者有常疾而能養其身能終其天年余所以慰解汝曉譬汝者在此而汝終莫能生嚮使有良醫善觀病者防于其未大雖病不至癘廢且使家有萬金之藥以接其元氣雖癘廢亦不至死然世無良醫家又窮空吾雖欲使汝無

病無死其亦無如之何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吾事母氏日短至恨窮天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常欲追母氏愛汝之心而友愛汝益加心自謂異時家計稍成决不使汝飢寒也今大人身從國役有寸祿之入而旣已不及於母氏將又不與汝共之吾兄弟誠不忍獨享此矣每念此事未嘗不嗚咽泣下也吾自惟門祚衰薄身世煢子內無諸兄同堂之親外無朋友託死生之交凡有痛痒誰可依賴者吾董以妹婿一人託爲兄弟而且願汝多男子以蕃我之自出今汝竟無男子子而死稱吾家爲外氏者誰也義之

所虧情恐替矣吾方與夫子勉之而其能與汝在時無異未可知也汝之女方三歲苟幸兩家相與保護得以成立則是使汝氣脉不絕於斯世也惟其如此而已嗚呼生者猶可以生死者終不可復生吾自失母氏猶至今不死其何能從汝於地下耶惟終此身不忘此悲而已嗚呼哀哉

祭仲姑文

維我姑氏之棄背今已踰期矣姪胤源準源等拘於病故尙未克致一酹恐日月不留因終闕然遂爲幽明之恨茲以今歲戊子九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畧

具酒果謹薦于靈筵之前文以告哀曰嗚呼去歲四月夫子棄世姑氏抱孤而哭三日絕漿母老子病凜凜若不保小子等心甚憂懼旣而以爲姑氏有達識必當爲子而全孤兒無天死相終能復起竊以是默禱焉不意未四日而姑氏歿未四十日而孤兒死嗚呼何其酷也豈姑氏雖欲抑哀而中心之痛終不可自制以至於斯耶孤兒旣病而禍變荐急亦因而促其命耶抑姑氏知其兒將死不忍見而遂溘然先逝耶嗚呼痛哉是歲六月初九日三棺同葬于平丘方啓柩而行也道路觀者莫不泣下嗚呼兩月三葬世

豈有乎同日三葬世豈有乎以耳目之所聞覩蓋罕有焉天之降禍何若是極耶姑氏厚德豐容志寬而氣和吉祥善事宜集于躬雖早歲貧困而中年以後從夫子三邑得免飢寒雖生男多不育而晚得一子既冠而娶娛侍膝下夫子年既六十相與偕老是可謂福分之中而今忽一朝如此彼天之所以與善亦不能有其終而然耶小子等誠莫測斯理而仰天長號而已吾父同氣姑母三人自王父母下世吾父所依賴惟諸姑而季姑亡已八年伯姑先姑氏一月亡當是時吾父係官西邑不能面訣哀痛益甚姑氏之

喪也小子等哭而相謂曰將何辭以報大人吾父年衰情懷易憾連聞姊喪於天涯羈旅之中尤何以堪之哉後十餘日吾父自西邑來哭聞姑氏臨終時事曰姊氏老人三日絕漿其能全乎使余在京當不至此仍嗚咽流涕小子等亦嗚咽流涕顧小子等愚迷無狀既不能善爲寬譬又不能盡誠扶護遂使姑氏至於此俯仰痛恨寧有既乎小子等無伯叔父仰諸姑如諸父姑氏既嫁而猶家居故小子等受姑氏恩最深姑氏與吾父朝夕侍食于王父母小子等與羣從姊妹左右提携嬉戲于側姑氏實撫愛小子等與

親子女無間也及其異居又不出里中醬鹽相通箒
曰相資飲食相分卽婢僕之賤亦不知各屬兩家長
幼日更迭往來春秋暇日烹鷄宰豚笑語爲歡嗚呼
若是者今安可復得乎去歲姑氏周甲之歲也五月
二十日卽生辰也小子等方將與從弟諸姊妹共獻
觴爲壽而人事忽大變從弟之死又當是日嘻其巧
矣誰爲此慘毒也姑氏無他子又無一孫三喪祭奠
無有主者而夫子之家亡矣小子等每念此事未嘗
不摧折肝腸也嗚呼姑氏雖歿而孤兒全孤兒雖死
而其子有焉則雖小子之爲姑氏慟猶不如此其甚

而今乃不然則慟又安得而不甚耶嗚呼痛哉嗚呼
痛哉雖然姑氏旣與夫子偕老而其歿也下從夫子
於數日之內當世稱其烈來世傳其芬爲婦人如此
可謂榮矣姑氏其又何恨夫黨諸族必當有爲立其
孫者雖非血屬亦可以奉祀無絕也其終如此亦復
奈何嗚呼姑氏有知庶幾其不永傷矣而小子等之
慟終亦不可忘也已嗚呼痛哉尙饗

祭外姑洪氏文

昔我婚姻年甫十五性不夙慧言動違矩翁姑涵覆
曰可教哉是卽喜文予望將來招我于館驪水之干

翁授我書姑授我餐顧我而祝其茂其榮入內出外
無非德聲余歸七年丈人云歿小子有淚長沾遺墨
姑戀諸女去驪居洛妻寧在傍我至亦數時進小子
道昔而悲夫子之思以勗余癡余長傲惰尺寸不就
弗能獻慶而詒以惱命窮失母無恃爲活庇之護之
尙保無滅山厨塵鼎弱妻啼飢分其飲食何日忘之
板輿南邁楚山悠悠其行則悅思我爲憂及歸倉東
我徙水橋往以履屨以夕以朝惟其伊邇益藉以依
靡呻不聞靡癢不知妻病無兒晚始獲乳天寒救產
老人勞止男生弄飴憐過衆孫助歡暮境惟有斯焉

余旣無成不已其勉望我進學甚于科宦願我去過
同于疾疹况復耳接丈人舊訓人有恒言壻惟妻母
之愛孰如我姑愛而能誨潭縣就養時我錦遊兩湖
相望承音有由翌年北返迎送于途顏悽辭苦我心
驚疑詎云踵來未幾而哭余腸摧折若再頽嶽臨絕
之夕屢呼小子我豈知禮欲託終事諄諄有語爾妻
爾兒又喟謂汝其不爲非如將復言竟吞而止嗚呼
此悲沒齒何旣于斂奉幫于葬臨穴是則粗效曷云
報德酌未卽致歲且再易豈其終闕迨几未撤我辭
之蕪妻饌之薄其誠在茲庶賜歆格

祭內舅石隱公文

維歲次癸巳四月己丑朔十三日辛丑內舅故禮曹參判石隱俞先生之柩將葬于木川前閨三月二十八日丁亥甥姪朴胤源謹具酒果魚鷄之奠薦于柩前文以告訣曰嗟我舅氏允矣忠孝所從者義無忝于教少也有詩梅馨松碧王父曰嘉卜爾晚節公惟恐負先人之明霜雪旣降果守其貞于家于國克子克臣歸而兩全卓乎完人世有不樂何損厥美雖乖於今則與古比噫公素期豈止于是厥初釋褐經濟其志曾貯萬書博識宏才用施于時其優優哉頽然

其容傑然其氣其言似辯鮮不中理靈通之思又深而精詞章藻鑑人物權衡亦嚴且正陰陽涇渭所欲扶植儒士善類使公爲政庶可治安孰沮其升而不大官公喜飲酒且好賦詩生平慷慨實寓于斯有蘊莫布鬱鬱而終嗚呼名節不足了公顧予小子偏被公德先妣之貧公分其食先妣之喪公親其斂在公當然於我銘感以我氣貌或有近似愛之獎之且勗勵止將永承惠忽焉棄違外氏盡矣小子曷依睠彼螟兒凜乎孤弱淒涼門戶我過涕落拾公之詩紀公之蹟余責有存願言效力

祭漢湖先生文

崇禎三癸巳七月戊午朔初六日癸亥戚從姪朴胤源謹以酒果昭祭于漢湖金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既嚴且和君子之容允博而約真儒之工先生何師卓乎自得厥稟孔偉聰明英特偶悅遷固反求濂洛沉潛其思灑脫其識其說經義疏通圓全三千優優四勿爲先根之以敬萬善乃成自躬而推彌綸治平夢寐先正最慕尤翁理氣春秋是主是宗在家克繩農翁之趾文章道學大抵是似家禍不仕所處又符屢招以旌其守不渝漢陂有屋密邇三洲爰誦舊書

以詔門徒雖不澤民實啓後人謂將百歲永幸斯文天不憖遺士林靡仰衆盲誰豁百川誰障嗚呼哀哉先生於余母之內兄瞻望而畏蓋自童齡愚迷失學半生顛倒馳騫末藝焉就有道及登于門先生已老承教則悅悔來不早以先妣故愛我特厚辱賜之獎又申以誘妣誌是請願藉鴻筆而竟不就小子無祿歲月之短私恨何極執贄不及講學不卒有聞未行實負先生今告以文愧與悲并嗚呼哀哉尙饗

祭亡妹遷葬文

維歲次丁酉五月初一日乙丑亡妹金氏婦之柩改

葬于廣州新阡兄胤源有疾不能往哭爲文數行以
其前二日癸亥遣弟準源就平丘舊山下讀告于靈
座曰昔觀汝葬哭不放聲未可增憾吾父之情歸而
強笑汝女汝顏謂汝不死留人世間曾不四載是女
又闕汝形何寄汝跡竟滅我隨姑鞠歷視汝塋草深
樹蔚蟲鳥交鳴傍有小塚益慘余目欲哭過時徒自
躑躅大人爲邑兄弟食肉忍忘汝在凍體餒腹有羣
庶妹顧輒思汝子姪聚嬉恨少汝女君子小成賀者
盈門不見汝喜余愴何言余罪不天皇考奄歿孤露
慟積莫與汝說我頑免喪走省汝祠我腸忍割木主

何知夫子告我將遷汝墳舊疑非地其新吉云棺見
白日汝其再生我欲往撫病不克行豈真再生復歸
長夜瞻望隕心哀淚如瀉

祭三從兄大司諫公文

維歲次己亥三月乙酉朔初二日丙戌三從弟胤源
以三從兄大司諫公之柩卽遠有期敬奠鷄酒操文
告哀曰嗚呼念我高祖允秉清直正色立朝搢紳
攸式雖不崇位有赫令聞公以玄孫實襲餘芬厥初
降生祖榜回甲科名謁聖乃與符合緋玉其秩前武
又繩茲事非偶可載家乘公儀凝重公性亢潔非故

近齋集 卷二十七
爲傲中羞諂屈戚里薰天滔滔影附公不染迹或觸
而忤以是蹇屯在公何愧晚年樹立卓絕倫類臺臣
抱冤白日霧蔽片言大禍羣口咸閉公長諫垣獨叫
排雲非私死者實忠吾 君歲弊黑山寒風似刀雷
霆未霽鯨鱔吹濤延僚莫救反以按請 王人至棘
衆疑後 命搜書禁遺促裝火急僉僕面土兒孫環
泣公不少動益加餐食豈若劉范死不明白沉慮達
識善處險艱 天復不遠竟乃生還彼哉饕餮胥及
僂亡頽波一柱公節彌彰全厥身命卒以天年德流
昌後必也縣縣送公好歸匪弔伊賀余有多涕不自

覺也公爲長兄齒若諸父兼以叔尊姨弟于母內外
睦嫻徧荷眷憐自幼及壯奉誨周旋花樹從遊黃髮
爲期一夕失之我將依誰往歲之冬我舉公爵公醉
謂我汝紀我蹟將觀汝文汝亟圖之余云弱弟不敢
當斯曩意其戲今思是真公自有知預託以申余病
神荒斷毫已久如可自力庶不終負嗚呼哀哉尙饗

祭庶從祖文

嗚呼從祖吾祖之一弟吾父之一叔吾之一從祖親
屬雖多皆各有愛况其一人而已者耶嗚呼從祖遷
寓西土去京千里落而不歸三十餘年與余不見又

近齋集 卷二十七
六七年其歿也踰月而後聞其葬也經歲而始知將
練將祥一往無由人喪至親雖撫棺臨穴與祭以盡
情禮猶不足以制其悲慟况其邈然若路人者耶愛
以一而別悲以邈而甚余曷爲而不滂沱其涕嗚呼
從祖頥容潔姿博術壯志乃終老不揚於世門之衰
耶命之窮耶余孤露者思吾父與吾祖益悲吾從祖
而不可忘嗚呼哀哉

祭亡室文

維歲次辛丑五月癸酉朔十九日辛卯亡室孺人安
東金氏之柩將葬于楊州祝石嶺先壟下夫朴胤源

哀逝者之永已悼此生之窮苦用其前六日丙戌薦
清酌于靈座之前爲文以告膈臆曰嗚呼自孺人之
病余屢有凶夢每若先靈臨余而愍惻者旣寤輒自
悲愕心知其無幸而竟驗矣蓋孺人雖一婦人耳而
其身之生死實關家運之興替故兆朕之見於夢寐
者如彼其丁寧而不已耶嗚呼余繼三世之宗家素
清寒祭祀常恐不給孺人爲主婦黽勉拮据無使乏
饗其誠慤不懈幾乎詩所稱有齊季女者而以余之
不孝尙庶幾祖考之來格者賴孺人之賢耳今孺人
亡而內外之官不備雖祭猶爲欠缺况其澗毛蘋菜

六七年其歿也踰月而後聞其葬也經歲而始知將
練將祥一往無由人喪至親雖撫棺臨穴與祭以盡
情禮猶不足以制其悲慟况其邈然若路人者耶愛
以一而別悲以邈而甚余曷爲而不滂沱其涕嗚呼
從祖頥容潔姿博術壯志乃終老不揚於世門之衰
耶命之窮耶余孤露者思吾父與吾祖益悲吾從祖
而不可忘嗚呼哀哉

祭亡室文

維歲次辛丑五月癸酉朔十九日辛卯亡室孺人安
東金氏之柩將葬于楊州祝石嶺先壟下夫朴胤源

哀逝者之永已悼此生之窮苦用其前六日丙戌薦
清酌于靈座之前爲文以告膈臆曰嗚呼自孺人之
病余屢有凶夢每若先靈臨余而愍惻者旣寤輒自
悲愕心知其無幸而竟驗矣蓋孺人雖一婦人耳而
其身之生死實關家運之興替故兆朕之見於夢寐
者如彼其丁寧而不已耶嗚呼余繼三世之宗家素
清寒祭祀常恐不給孺人爲主婦黽勉拮据無使乏
饗其誠慤不懈幾乎詩所稱有齊季女者而以余之
不孝尙庶幾祖考之來格者賴孺人之賢耳今孺人
亡而內外之官不備雖祭猶爲欠缺况其澗毛蘋菜

辦營無人春秋霜露何以展追慕於祠墓乎其將戚我先祖而重吾不孝矣嗚呼痛哉人言中歲喪耦最爲難度蓋伉儷之情已深而未忘也室家之樂粗熟而未卒也又或上不逮于慈母之庇下不及于子婦之養則丈夫不能自衣自食而辛苦萬端矣無妻者之窮於斯時爲甚余嘗見人如此心矜哀之豈謂今日不幸而身當之耶吾旣失怙恃又喪一妹有一弟而羈寓於江鄉近二百里地余益孤單痛癢無賴雖有一兒子而尙未成立渠方貽憂於我何以養我俯仰四顧忽忽不知其所託其將往入深山與僧釋爲

徒耶撫念身世自然流涕不知者以爲過矣吾誠過矣平生不能學莊周之曠達其何以制此悲慟耶老鰥之爲無告窮民自孟子已言之矣朱夫子之大賢而其喪夫人猶以門內細碎關心爲歎今余小人安得不悼怛而自傷乎吾徒識文字拙於謀生一身之奉十口之供專責孺人浚剝於空無之中孺人之受困極矣體膚凍餓猶爲餘事卽其心志之勞筋骨之苦精神之弊實有至不堪者竟以此成疾而減年矣我寧不慚痛於心耶生前百憂一死都休大臥潛寐於長夜之中不復知塵世之有苦惱孺人其安於斯

近齋集 卷二十一
耶在孺人則安矣其如此身何余之平昔勤勞孺人嘗欲以身代之今何爲棄我若是愬耶吾則尙可以棄之彼陽兒者何忍棄之耶兒是晚生而獨子也孺人愛之自別可以免於懷矣而猶乳之可以出就外傳矣而長置于側若不可以一日相捨而今乃棄之如遺又何其與平日慈愛之心相反也自孺人死之日吾卽以兒置于吾側兒睡夢之間認我爲母而呼之以孃余乃手撫之而涕已泫然下矣兒年雖十六而心尙幼稚如失乳者耳然幼稚之無母者不知其悲若陽兒者知悲之幼稚也此余所以尤惻憐而不

忍見者也其母在時艱難勞苦之狀兒時時泣陳于父前而其父之所未嘗盡知也余於是直欲掩耳會謂其仁厚之德而困阨至此哉使孺人至此者皆我也寒士之妻勞生固其常分而在孺人抑何甚哉世或言婦人之賢多爲貧窮所掩余則以爲貧窮之故益著其賢李克之言誠是也嚮微孺人之力吾其無以自存矣噫天之厄孺人將使其德美益彰也耶婦人之貧窮而早死者人每悲之曰徒見一生之苦盡不待異日之甘來余自孤露後絕意進取已決其枯槁終老雖使孺人久於斯世豈有享夫榮之日而乃

其所深願則有之余素心不樂城市意常在丘壑慕
古人偕隱之事而與孺人成說矣待兒子成婚賣京
屋求一小庄於湖畿之間携而同歸夫妻雖已衰老
不能躬自耕織有二三奴婢可課而爲之兒漸長大
使之幹蠱以享先而養生吾則靜坐讀書於外以少
收桑榆之功矣對孺人未嘗一日而不語此事惟此
一願豈其侈哉而天又慳之耶婦人之願恒在於先
夫死此謂偕老而死差先耳如孺人之年不滿五十
而死不見一子之成婚使其夫當此最難度之境界
豈其所欲哉若是者雖死先於夫果何足自喜乎孺

人病時祝我曰願夫子之享壽無窮雖使余支離其
生身世已虧矣尙何可樂之有哉只見其悲日之長
而已余於孺人別有所悼惜者世之婦人必多孝友
如孺人者矣必多柔靜如孺人者矣必多純潔如孺
人者矣若其見識之高邁明正竊恐如孺人者不多
有也孺人之見識不事乎詩書而得之天性有聞乎
父兄而誦之終身故於凡事物能辨別其是非善惡
余故每入處于內義理之談古今之論却多於薪米
醬鹽之說自禮文之異同學術之高下以至性命之
微奧往往語及之而孺人怡然若有領會者余以是

朝夕論說以爲閨門之樂自他人聞之或謂我爲愚而余自樂此若固有之常自謂出而寡同志入而得知已好矣今遽一朝而失之非喪其妻也乃喪良友也閨門之內雖欲復如前日之樂得乎余少失學問晚始有意於此事孺人亦薄紛華而喜令名者常欲贊助而成之勸勉之箴儆之惟願余之進修無怠也余顧行之不力氣質未化褊急固滯動輒有過失孺人憂之至形於色余亦愧謝者多嘗自冀吾學少有所進使孺人悅豫從今以往雖欲分寸躋攀以遂吾志孺人已不及見之矣此又余之所深恨者也孺人

患風痰疾二十餘年居常自苦亦自慮其必以是疾而終至於患血塊而死曾所不虞也其病根於勞心自乙未始而余未卽聞知經數歲而始聞知之余以爲旣數歲無事何必深憂且無力可以藥治倖冀其自愈及其病深痼雖藥已後時矣余固疎迂矣余固泛忽矣其亦以貧窮之故也去歲七月孺人喪其長兄潭陽公時方毒暑哭泣過傷歸而患泄一月自是胃敗厭食危兆已見矣若於此時用大藥以補其虛損則或不至於此耶嗚呼已矣復何及哉尙記曩歲余與孺人語偶論人家女喪復用男僕之非禮孺人

聞之曰吾死必使蓮伊復蓮伊者婢名孺人嫁時從來者也婢本病孱若不可後孺人死者而今用此婢呼孺人復吁亦異矣是其二十年前語而竟乃成讖豈死生壽夭自有前定而不可移易者如此耶嗚呼悲哉孺人病時自以初終爲憂矣人有出意氣救之者附身諸具卽日而辦孺人之仲姊躬臨手自縫紉吾之妹婿金子送買棺錢治喪如期雖一從薄畧而較之家力亦可謂無憾矣至於葬地金谷先山之下麓有負亥一穴地勢雖卑藏風向陽是甲午先考葬時地師往視而稱吉以爲吾日後計者曾以語孺人

矣今定是穴附葬先人之足允愜于神理人情吾知孺人之必樂就乎斯也孺人於日用細事有欲區處而未及爲者矣陽兒甚分明渠當一一區處如孺人之意雖或因父命而畧有變通亦不甚遠於其母之遺意孺人其安心而勿念也孺人臨終以我家事爲憂矣祭祀衣服付之庶母朝夕粥飯付之兩婢以待子婦之入而已孺人以我血病爲慮矣余於憂灼悲疚之餘其病宜若大加而乃能不加心還自異天其或者添我頑齒如孺人所祝耶吾誠無樂乎斯世矣吾在而陽兒可保陽兒保而門戶可支吾所欲久不

死者惟此而已果能終如此願否孺人病中謂余曰
陽兒父母譴呵則過自用心是慮我督責之或峻而
欲使慈嚴之道得中矣言猶在耳吾豈忘之兒之生
在於其年冬至先君命名取諸來復之義今之家運
剝已極矣或者異時亨通門戶復興終符兒之名字
也耶孺人其歸告于先靈而有以冥佑之也嗚呼言
止於此矣淚盡於此矣嗚呼哀哉尙饗

祭外姊沈氏婦文

維歲次壬寅十月甲子朔初一日甲子內弟朴胤源
操文哭訣于外姊沈氏婦金氏之靈曰嗚呼姊惟姑

女育于我家姊齡長我七歲以差我啼姊抱姊衣我
挽及旣分席亦聯食案王父王母愛無內外雖則異
姓若親甥妹心臺有園王父盤桓左提右挈花竹之
間姊於文字亦頗通識陶辭歸來蘇賦赤壁姊誦我
和內軒月明王母笑云喜汝曹聲姑宅來往一陌以
越姊我相離未或三日姊之迎婿亦於外氏我童觀
禮綺筵禽委婿入于館我呼爲兄紅燭華饌談笑相
傾我長旣娶姊憐我妻來加笄髻如小姑兮姊居伊
何于彼稷下我每過之有酒盈罍壘其言及我兒
時倏悽而感王父母思桑海旣易姊我同衰晚暮相

依餘年是期今焉姊歿萬事永已我心之哀孔懷無異姊德允徽淑哲慈良所罹孔酷厥孝彌彰丁亥何歲三夕二喪曾不月餘孤弟又亡親家將覆一身支拄爲弟求兒乘轎奔走宗人感誠父母有後昔之弔者今來相慶姊亦自謂庶死可瞑姊質之弱姊病之痼雖不遐壽亦免稱夭不育而繼子佳婦亦幸及見之姊可無憾獨奈我身後死靡託惟與夫子相視淚落姊容不見姊音不聞不知姊靈倘鑑我文

祭弟婦元氏文

歲癸卯八月二十九日弟婦孺人原州元氏卒于驪

州之鄉廬十一月九日葬于州內亢金坪朴胤源身有疾病旣不能臨壙又不得往哭茲乃齋致脯果及文使家弟用某月某日陳于靈筵之前讀以告之曰吾弟蘊才中歲不榮丈夫計迂藉內爲生携挈上舟歸驪江濱借屋治田孺人力勤春蠶滿箔夏瓜施圃豈無離憂生理粗就孺人忽逝百事破裂窮哉吾弟何以計活箕曰淒涼滿目餘恨十產八育嫁娶僅半彼幼穉者如粟盛瓢靈胡棄斯慘莫知由人於弟婦義雖推遠旣相爲服情實非淺同氣攸配父母攸愛若余所感尤有偏倍余失怙恃終鮮伯仲兄弟二人

相與爲命貧窶流散莫慰孤單所各賴遣室家之完
不幸辛丑奄哭吾妻孺人來弔一葦自驅號于棺前
如悲私親將去不忍眷我窮身明春復來十朔淹住
憂患艱難益相依保時無冢婦宗饋靡主以介而代
罔缺蘋藻我食是供我衣是補輿也在撫如有一母
天寒催歸風雪登途吾與吾兒不能爲懷輿旣卽吉
新婦迎止孺人臥床亦聞而喜將謂疾已復聚京輦
那知一夕遽報凶聞嚮余自悲實羨阿弟觀其琴瑟
祝以偕老偕老何難又如兄鰥同苦相識同窮相憐
他人猶然矧伊昆季惟是之以增我涕泗婦女有德

鮮兼才智猗嗟孺人庶幾其備旣靜且固又和而順
揮霍其度長於幹辦不嘔一眉梱事自理君子比之
古轉運使失此良助詎不深悲吾弟之悲其兄知之
今茲酌文畧舉壺徽非曰表揚悼惜之辭

祭吳士執文

維歲次甲辰閏三月丙辰朔某日戚人朴胤源操文
祭告于故處士寧齋吳君之靈曰嗚呼好學而天有
吳伯豐子賢似之命亦與同不得紫陽以爲其師誰
揭子名來百以垂嗟子不幸又甚古人余爲是悲哭
向蒼旻昔我聞子初于漢老云某方少明修已早飢

渴願交恨未卽覲及居城東子先來顧道氣德容目擊心醉投我劄錄傾困以示析入絲毛不走旁歧大老所許果不我欺自茲託契敬于旣久戚則我姪人則我友已歲就講西山遺經清風滿軒竹翠繞扃君我互讀諧聲合趣茲樂未洽奪于事故子每語及再會是圖雖連里巷我跡有拘子簡出入尋我偏數不面則札無非講確經註焚贖禮節疑變小或參差大體同見嘗來謂余學貴澄澈指我南窓靜夜白月子所自治亦以及余我佩斯言其敢斃諸望彼大道與子偕之子轅先摧我將追誰黃花秋暮喜子來坐天

雨留之晚乃呼馬至今其席未滅餘薰孰謂一曙訃者叩門我驚推枕疑不能哭邇莫聞病死豈斯亟尊爺赴瀋纔返龍灣何鬼忍此欲說鼻酸和厚沉毅非短促者直以吾黨運不佳也我床有書多子所借何心復展觸目淚下子葬幾月賢配從止烈由于刑亦可觀子春風聿至子去不歸不歸奈何萬古長違我絃旣斷我部誰發告哀以文情未盡洩

祭子婦李氏文

維歲次丙午五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舅以子婦孺人李氏之柩將於是月二十三日葬忍哀爲文奠酒

告訣曰嗚呼汝入吾門今纔四年四年而逝何其倏忽想汝顏色霧月依稀念汝精爽風花飄揚未及有舉遂泯無躅雖云成婦何異殤女汝命之短吾無奈天不暇哀汝吾實自哀汝之未來汝姑先歿室屋空虛父子相守寄食于婢借縫于人千百瑣屑丈夫不堪忍過三年以待汝來汝來之日成家方始受贄中堂六親咸賀姑雖不見舅獨慰悅三世宗饋得汝而託五十窮鰥賴汝而養孰云未久又遽失汝吾窮益窮門戶荐敗永念家事浩無涯畔哀腸盡摧老淚愈滂汝貌端靜汝資耿介一婦愛別又幸其賢聞我先

法諳我食性蘋蘩既潔滫瀡亦宜勤脩內政漸克有緒喪耦之悲余殆欲忘汝飢汝寒汝能無怨苦亦有盡甘必其來吾兒攻文早晚成名將榮老父及汝偕只我男惟一抱孫願多如木獨枝迺繁其葉汝胡不育竟闕芳年汝德宜福汝相非天直以其舅殃孽積躬神明嫉之奪汝斯速杙我剝我毒我餘生余實致之慚痛何說嗟我兒子誰與養父兩世俱鰥無以爲活衣破不補食缺未謀嗚呼此苦汝魂應憐傷哉多憾歛汝至薄所慰埋汝汝姑之側生不逮事歿而乃從姑婦相依萬古永安嗚呼哀哉尙饗

祭庶從叔師英文

嗚呼叔死余聞歲周之後誰為同國而遲其訃中間風傳疑信相交果然耿蘭再化洪喬小功之稅實著古經我哭載舉我服載成我鮮至親五寸最近叔於我篤以恩以分身雖在遐心實懸我每以書來憂我病餓香火之窘門戶之替一念不忘語及欲涕吾弟蒙恩既仕既祿獻賢于宗兄亦有食使叔而見必其怡然奈彼冥漠已矣重泉叔仁且潔允孝允睦坦坦其懷孚于鄉曲謂德克壽胡不花甲子號孫啼遺恨靡及在乙巳春叔戾于洛於我留連不厭糜粥將

去色慘後期杳邈那知此別終古是隔昔我先君宰于登縣叔贅玉琴出入以見鸚洲雨晴鶴樓月白我吟叔歌樂莫斯樂今焉追思寧可復得桑海人事我淚沾臆仲叔之歸爰付以文俾祝而告靈乎倘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俞姪史翁文

維歲次己酉四月丁亥朔初九日乙未戚從叔潘南朴胤源以脯果之奠告于俞君史翁之靈曰嗚呼史翁吾何悲乎吾不悲君之短命而悲君之死不以疾病也吾不悲君之無後而悲君之死不以其常也吾

不悲君之有才無名而悲君之死爲人所疑也嗚呼
吾知史翁之爲人矣君之平日何嘗不謹慎乎何嘗
輕躁妄動乎何嘗非吉祥善人乎而及其死也人或
謂有以致之嗚呼其冤矣一夜萬人之中收尸而歸
未知殺史翁者誰耶人耶鬼耶天耶吾誠莫得而詰
已君死之日余適晝有食食已訃來余聞而驚如有
一大石懸于胷中食物遂至夜不下幾乎病也嗚呼
知史翁者余也愛史翁者余也使史翁以疾病而死
吾猶將慟也况其非疾病而死乎嗚呼章憲公之祀
絕矣吾外氏之文獻亡矣石隱公之緒餘無有能闡

而揚之者矣是皆可悲而余不暇悲焉則所悲者有
甚於斯也嗚呼人孰不應舉而如君之死者古未之
聞也君以端良美質向學頗勤時問字於余余望君
之成就欲使廢科舉專意於學而徒以君之大夫
人在也不敢止之君竟以科舉死噫是余之咎也夫是
余之咎也夫嗚呼悲矣嗚呼慘矣

祭鹿門任公文

余聞漢老稱公通明以茲觀公允矣善評六經微奧
三千浩汗非通何究非明何貫旣克知之亦惟允蹈
趨繩步尺進進其到眉宇粹潔風表端凝昭曠之玩

遊齋集 卷二十一
益晬是徵公稟旣秀所取又賢就質陶庵講磨櫟泉
門路之正蓋不可誣用工在已遂成鴻儒範圍治平
矣時而試潔身長往謂非正義雖在蔭途志未忘世
數邑儒化小用經濟改葬得州濂翁遺規巫山之出
孰戲以譏巨兇盜名公亦見欺人有擠陷賴天不危
林谷名同龐公隱居謝遣生徒獨抱古書年忘七十
口誦靡停樂天乘化以順以寧公則已了奈斯後學
俛俛靡質幽室無燭昔余聞風每願覲止先人宰錦
幸邇仁里始登于門來往以薰公公云爲學敬惟操存
主一二字願與子同余謝不敏佩服胷中及歸漢師

公又宦遊趨叩所館益荷鍵抽心道爲一理氣非二
與夫五常人物同異公每諄諄余猶滯疑公笑而謂
子其再思後十餘年邈阻門屏豈無尺牘莫如耳聆
朱書有劄尤翁所編尙不無憾公乃續焉書來浩歎
遠莫救助我愚何識公實過許其書不見雖見而晚
竟莫貢愚永結遺恨公有賢弟志同道合余嘗叅聽
墳簾問答公今已歿生者影隻間或相遇含涕話昔
病隔筵几遙用緘辭爲斯文慟亦哭吾私

祭嚶嚶齋金公文

維歲次庚戌二月壬子朔十五日丙寅戚孫潘南朴

胤源謹以脯果之奠昭祭于近故工曹判書嚶嚶齋
先生金公之靈曰嗚呼赫赫炳靈石室之門公出傑
然文谷之孫靈芝醴泉豈無根源克肖圃公詩禮是
聞躬行遺訓家傳深衣夙夜無忝公其庶幾旣鍾英
氣器宇宏碩有卓聰明淹博其識載籍滿架悉貯腹
笥畧綽之閱已了大義三禮註疏糾紛難解貫穿上
下誦說無礙嚶嚶其志與古爲徒恥假避名守真字
符論儒行藏謂出也可如彼處子未有不嫁所以浮
沉仕宦之間乃其高趣拄笏看山山水吟哦農淵攸
好餘風尙在灑脫襟抱步履徜徉月衢花陌人謂放

曠我心自樂無太枯淡無甚矜持用我活法動乖俗
規委貌在首意行周道胷中經濟豈欲草草其治二
邑蔚有儒化竟以德望老躋八座受知 聖明粵自
胄筵登對獻議 嗣服初年呂氏鄉約溫公十科雖
未見施亦被 曰嘉黃髮之詢邦庶有賴今焉不慙
奈何斯世公於後生最愛小子我外祖母公之從姊
公撫我頂呼我爲甥勝冠屬文猥辱賞評長大趨門
每承欸語聞我向學亟悅而許見我先人稱我有志
戒我落下勗我專致我愧莫當公實教我謂卒嘉惠
公遽捐捨年幾九耄化亦翛然公則無憾後死可憐

昔有所疑待公而決今有所迷就誰而質奔不及歛
以我疾故豈但有負情契之厚公於平日弔人必亟
念茲風誼增我駢色白山之下噉噉我哭從今北里
自疎我跡嗚呼先生不可復覲感結知遇淚盡單酌
嗚呼哀哉

祭庶妹文

維歲壬子某月干支朔某日干支兄胤源以第二庶
妹李氏婦之喪服制已盡設酒果哭以除之文以告
哀曰嗚呼哀哉余孤露不死連喪同氣汝姊死五年
而汝妹死汝妹死四年而汝又死善弟之死先汝姊

姊未及殤耳而哀之如成人并此計之則八年之內
天倫之喪凡四矣吾之衰腸其有餘乎噫汝姊死而
有汝與汝妹汝妹死而猶有汝尙可以慰庶母之慟
而寬吾心之悲也今汝死而庶母之所生子女盡矣
庶母之慟何以慰之吾心之悲何以自寬乎夫以汝
輩之平日孝心何忍棄其母相隨續而去不少顧戀
也噫是天之爲也非汝輩之自爲也歟汝輩幼爲先
人之所深愛余亦愛之甚余頑不孝永抱蓼莪之慟
未報罔極之恩常欲於汝輩撫養之教導之成立之
以自獻于先人豈意汝輩皆出嫁未多年年不三十

而天以憾我先靈於冥冥之中耶庶母既無一男連
哭諸女惟與汝相依爲命而今又失汝一身孑然無
所依賴白首窮苦哀不欲生其搥膺之狀放聲之哭
吾誠不忍見而不忍聽也汝之魂魄能不彷徨躑躅
於斯耶嗚呼哀哉汝之夫家在郊外六十里庶母常
以相離爲恨汝亦以不能數歸寧爲憂昨年春汝自
鄉賣屋上京爲定居計庶母亦自吾弟報恩衙歸於
是母女同城往來團聚甚樂也汝生長飢寒每爲庶
母之所矜憐及其既嫁室屋粗完生計就緒庶母又
深喜焉將以一女之故而忘其身之窮亦且資其奉

養怡悅晚暮而豈謂汝一朝先逝使庶母此願永違
也耶嗚呼哀哉汝生有美質端惠柔靜早失嚴訓而
能自循蹈女則歸于名門克執婦道其匹孔良亦既
抱子福慶方始榮祿可期而乃忽嘉緣破敗有如烈
火之燒玉疾風之墮花何其酷也汝之得疾凡百餘
日極其辛苦矣醫皆却走藥亦已窮而吾猶庶幾其
一分之望者以其真元已綴而猶能支撐氣質素脆
而弱中有剛也汝竟不能起矣噫脩短有數吾於天
何哉吾自汝之死肝腑如割不能堪忍而忽於此時
從子宗翊又死吾弟痛幾喪明吾亦驚隕靡定此兒

之喪去汝之喪未滿十五日耳骨肉變喪之荐酷胡至此極吾豈木石乎哉余有瘡腫之疾夏月大肆委頓枕席轉動不得汝喪而不能視歛汝殯而不能撫柩汝葬而不能臨穴人情絕矣天理闕矣吾何以忍此恨乎哉汝死未數月汝之婿獲付初仕得斗祿益恨汝之不及見之也汝雖早歿尚有一男子矣眉目清美成立可望比諸汝姊與汝妹汝則不窮矣汝之精靈庶可以是自慰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三山齋金公文

維歲次癸丑五月壬辰朔十二日癸卯戚弟朴胤源

謹以脯果之奠昭祭于故贊善金公之靈曰嗚呼惟先先生允繩三洲有來摠衣空集雲樓旣哭山頽依舊趨門曰沙翁宅有慎齋存斯可見公家學克傳泮江之水有源淵淵公質孔清於道易入廣乎範圍確乎操執旣克孺染又自磋琢玩索踐履進以輪翼其應科舉蓋欲展布惜屯不登逶迤蔭路紫陽詩騷濂溪吏治衆知之淺誰窺本地綱錦日章臯鶴天聞上方禮賢徵召累勤公猶不起長守東岡出處熟量非果于忘閒居講道後生考德雖未致澤亦足矜式七耄而終尚恨不永正路榛蕪邪學日盛疇衛而闢

九原已遐吾黨之淚在我偏多余於農翁忝爲外裔
呼公爲兄公謂我弟臭味之近益敦戚誼愛之厚之
于衆異視公爲親養出宰稽山余在錦江再斯往還
入拜大爺春風之象退覲公面秋月其朗官窓晝爐
公對朱墨猶及學說參嗜可識從遊兩世資益實深
桑海百變往事難尋公不入洛余病莫出講禮往復
惟有尺札十年阻顏公書責我不及古人千里命駕
余聞而愧奈如縻足公旣云歿亦未赴哭公祥將屆
公配又亡孝子并服聞者惻傷我今始來公儀莫接
永念知眷慟恨何及斯文否矣吾道孤矣一觴以奠

淚盡于此嗚呼哀哉尙饗

祭從孫女金氏婦文

維歲次乙卯十一月戊申朔初一日戊申從祖鍾岡
翁以酒果之奠祭于從孫女孺人金氏婦之靈曰嗚
呼哀哉汝嫁二歲倏然而逝豈曰成婦無異乎殤汝
叔阿翊甫娶而亡五載一室萃茲慘毒汝與汝叔寔
類其德翊之和厚汝之淑婉男女雖殊均是吉人次
第天祿何怒于神孰尸生殺爲此不仁吾與汝祖痛
傷何言視翊及汝猶子猶孫亦愛其賢且教誨之咸
期成就事乃乖違翊於斯世令名未揚汝於舅家婦

道未暢千古掩抑一般其冤余心兩哀排遣俱難汝
婿其良名門佳子以清翁命從我問字吾每見之輒
益思汝豈以汝死相待或疎蘭谷設几實邇我居來
哭未頻嗟我衰憊汝跡已陳汝魂尙在一酌伸情傾
盡老涕

祭雲湖任公文

雲湖任公卒于商山其友人朴胤源老病不能遠往
而哭爲文齋致畧送奠具屬靈筵前執事之人以歲
戊午二月干支朔某日干支設酒果讀文而告之曰
我初識公粵自中歲南遊錦江訪公溪舍立馬林下

半晌晤言我心先醉目擊道存公師仲氏鹿門之賢
嘗曰吾弟見處卓然公德不孤密庵惟隣交相講磨
以資日新我拜二丈意思已好及與公會輒復傾倒
麗澤之悅相見恨晚我旣還京公乃旅宦三清掃榻
齋西造館經奧禮藪靡不討論未面必牘疑義盈幅
我何知見副此探索公辨同異不以爭氣益見可親
溫溫風味我於公損公則我益如蓬在麻不扶而直
公入 胄筵顧問是對天人性命沛乎無礙每陳治
法三代唐虞 震邸曰嘉爾是鴻儒受 知旣隆見
待優異從古桂坊得此有幾公出海邑弦歌滿境旣

詳且敏綜物爲政未久而罷家食于鄉公我相望遂
十餘霜世故人事屢閱變易公始復官盍簪如昔相
看兩衰猶復切惻老境往來最堪娛懷曾未幾何公
赴湖縣終南分袂雲樹結戀儒化著聞緋玉有褒
上思其賢蓋以宮僚解紱歸田歌詠 君恩二池蓮
魚寄趣山樊公髮早白神明內蘊况旣七十好學不
倦願公益壽以幸斯道今焉乘化後生何考自別八
年存歿如許吾衰兀然俛俛疇與偉哉斯人不可復
得內外本末有用之學分析王霸亦識時務經濟其
志卒莫展布爲是心慨增我切怛講案未了私恨何

說哭止寢門病未緘辭日月迅速葬而又期茲始替
酌猶勝于闕寫情者文靈其諒悉

祭族姪士受文

維歲次戊午十月辛卯朔初四日甲午族叔胤源以
故金城縣令士受之喪旣葬而身淹疾病不克往哭
益增悲怛使兒子宗輿奠鷄酒于靈筵告之以文曰
嗚呼昨歲我疾子來而視謂言死生晝夜常理余聞
而豁子誠達觀余偶不死子先蓋棺念子前言子逝
必怡我輩鍾情何以無悲子是兼親族姪戚兄年齒
相若諧謔忘形蒼谷賞梅水橋傳觥風流意氣每覲

心傾哀樂聚散世事屢閱白頭開懷尚擬餘日門衰
運否失吾士受孝謹之行廉潔之守庶幾無墜吾先
遺則惟其深知倍以慟惜憶我東遊于歲甲寅披襟
亭高子爲主人子之居麟我逋雪嶽償于毗盧及此
楓赤我書一飛津遣馬僮奇緣湊合萍水其同琴軒
月白庭菊發華夜深情話官酒微醺晴晝設爐煮肉
烟腥我醉而眠置茶待醒送我入山侈其行橐我筇
飄然衆香萬瀑恣意跌宕三日叢石微子濟勝我遊
何得二旬乃返子索我囊稱賞拙篇愧非攸當子出
舊什終南大軸向我而讀剪彼晨燭我云子詩酷似

坡翁子亦一粲不揮我評間及古今人物是非談鋒
益高喜子不衰盤登香餅蒸維黃梁啖我使飽峽味
最良徙倚慶陽雲物明媚子又自詫吏隱清致留連
徜徉勝事爛漫林亭別席把杯相看此樂難朽百年
山水以我來遊驗子政治朝視其衙鴈鷺畏伏夕宿
其境野鹿淳樸歸方心欣忽聞解綬弗阿上官處義
非苟績止龔黃匪子所期詞學屈宋大鳴于時竟躡
不第其命矣夫子旣曠達何怨何吁我疾尚淹子病
莫問莫哭于殯莫送于鞠生憐死捐豈其然乎文荒
酒薄靈其諒吾嗚呼哀哉尚饗

鳴呼人之早歲爲學超出凡庸者類多天闕而不遂
豈其命之皆短抑氣數之使然如君之以韎韐而業
古經登武科而爲儒士或謂之非本色或謂之非常
人則有如此之奇志矣其何能久於斯世耶君之於
學雖未及詳博其誠意確實有一知則必欲行之得
一義則惟恐失之不以榮名貨利易其好則若是者
青衿之列蓋罕見焉未知羽林之徒復有誰也惜乎
斯人而至於斯矣噫軍門寸祿旅食艱苦千里家鄉
妻子分離綿葛不時爲毒熱隆寒所侵逼忘飢渴晝

祭呂光德文

夜讀書病入而不自覺乃一朝不起暴逝之慘客死
之酷尤令人心驚而意愕嗚呼此何爲也賢而無年
善而無福茫茫乎天理吾誠莫得而詰焉君之問業
於我已多年所一心嚮我處以師生之禮而余亦頗
愛重君期之以進學有成而君忽死矣余曷爲而不
深慟也去冬君受由西行閱月乃返來見余而去其
後數日又來余適有事不見誰謂會不十日而遽判
幽明耶有時思想之極宛如見君挾冊入門之容而
竟寂然不聞君講讀之聲矣余於此當作何心徒增
涕泗而已

告文

告外祖 贈吏曹參判府君墓文

代家弟作

恭惟府君有卓孝行服事農翁學醇而正大業方進
遽嗇于壽雷淵爲誅蹟可傳後舅氏顯揚善報是驗
成就名節實自孺染吾母誦之先訓孔嚴小子耳聆
蓋嘗整襟雖未逮事宛瞻德儀自泣栝棬益推其思
在歲壬午會葬王母十里各穴歷謁舊墓屈指其間
已十九春晚獲小成遠莫榮墳出宰三山鳴巖在望
身縻朱墨久弗克往去年季冬下世甲回送助庶羞
聊以寓哀今焉來掃阜蓋彷徨老亭依舊逝水其長

官榮是告悵慕采篤尊靈不昧歆茲一酌

告外祖母貞夫人安東金氏墓文

代家弟作

恭惟王母女士徽則襲美賢父詩禮是飭其事君子
安于綦縞中歲崩城獨持門戶孝子大闡四邑以榮
資于義訓名節克成有秉彤管可傳來後我隨吾母
幼侍左右含飴之愛無間內外王父遺訓時提以誨
自失所恃益加矜惻念我貧瘦憂形于色被恩如斯
莫報尺寸時自循省怵焉悲恨雖則小成遠莫榮墓
爲宰三山晚始來掃繫我五馬松栢之下感舊多涕
寓誠單屨

告埋誌文

維歲次庚戌月日干支曾孫胤源敢昭告于顯曾祖考通訓大夫黃州牧使黃州鎮兵馬僉節制使府君顯曾祖妣淑人平山申氏之墓伏以幽誌之埋久而闕焉常切悲恨環顧一世鮮可屬筆胤源不揆僭猥謹據家狀畧述為誌燔造窆石使人書之今用寒食日將納壤中因祭告由不勝愴感尙饗

近齋集卷之二十七

近齋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哀辭

權敬之哀辭

李孺人哀辭

金壽伯哀辭

金嘉會哀辭

金汝居哀辭

淑夫人延安李氏哀辭

俞君伯翠哀辭

行狀

先考公州牧判官府君行狀

先妣淑人杞溪俞氏行狀

亡妹孺人行狀

近齋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近齋集卷之二十八

哀辭

權敬之哀辭

權敬之名頊安東人性溫仁才茂飭已勤學與李士深申子壽遊余因士深識敬之又識子壽託契三子周旋論文相得驩甚期白首無替敬之今遽先逝余與士深子壽同悲之敬之生於軒冕家能自淡素平居惟書籍蕭然識趣又深高言議磊落不苟待朋友輸以悃欵善諧笑而亦不狎此吾儕之所慕悅也稽東史頗熟語及我 國故實沛乎無礙治功令善爲

遊齋集 卷二十八
駢體余每畏其工而士深子壽亦皆推讓敬之有才
有志自負既不碌碌吾儕方且擬之以成名而年未
三十忽遘病以沒終於世之不知嗚呼惜哉終南山
之下丹楯并立而相映者敬之之家也其先石洲公
夫人其祖判書公以烈孝旌餘慶宜馳于後而敬之
乃死家事靡託雖有一孤成立尙杳然其爲可悲也
不獨敬之之身而已嗚呼余自敬之死寢門之淚久
而未乾時見士深子壽之來若將更接乎敬之之清
儀高論正韓昌黎所謂見元賓之所與如元賓焉者
也辭曰

維上古之氣之醇兮君子德腴而福厚世級降而橫
決兮乃此理之日繆若造物之厚所薄兮俾齷齪以
壽以貴善類闕而不遂兮如秋霜之隕嘉卉叔度窮
而居實天兮嗟其命之仇謀吾觀若人之溫厚兮求
末俗而鮮儔行自潔而志高兮才又足爲邦之華竟
坐是而早折兮時運兮奈何情實鍾於我輩兮涕潛
焉而盈眸欲呼子而復起兮無異失劍而刻舟重泉
窅而寥廓兮悵宿契之不可尋題短章而誄子兮聊
以寫我之悲心

李孺人哀辭

安東金公養淳喪其孺人李氏既五年使胤源爲誄
曰雖後願無辭胤源居北里久常所來往多金氏之
族金氏之族莫不稱誦孺人賢其沒也亦莫不咨嗟
歎惜余故知其賢也公之意豈私也哉公平居讀書
立行而孺人以淑德配同室數十年相助爲善有古
夫婦之道焉其事舅也務養其志見有善則喜達於
面承順如恐不及公尤以是重之有人以馬售百金
者舅取孺人所有百金買之及閱不駿歸其馬而責
之金適其馬病死孺人曰死馬且索價乎遂不復責
其人感服舅嘗得郡是歲國中大饑舅曰吾雖得郡

賑民方急官力無以救吾族將出家中粟分與親戚
未幾有事不得赴欲與之則無家食不與之則親戚
失望孺人請因以其半與之親戚咸賴焉公早廢舉
已決布衣老公弟會元方列于侍從出入呵呼一門
之中榮枯不同而孺人未嘗慕焉顧喜令名益甚惟
欲公篤學力行進德而已公常不樂京居欲買丘壑
以自隱孺人將欣然從之以任孟光翟氏之事而今
亡矣公雖欲無悲得乎會元幼養于孺人恩愛如母
子云其說孺人事如此嗚呼孺人在舅爲賢婦在夫
爲賢妻在叔爲賢嫂其德可謂備矣而天不與年惜

哉孺人有二子二子皆聰明美秀一子又旣冠而娶其婦賢有譽其後之大庶可徵也天意其在是歟天意其在是歟辭曰
有美碩媛兮衆婦之特令德令儀兮匪唯酒食宜其夫子兮如友如賓何用佩第兮式娛綦巾願言從之兮饁耕于畝嗟哉一夕兮維夢炊曰遺袿在櫛兮琴瑟莫御將偕其隱兮云胡先逝夫子噉噉兮匪直也私維德之茂兮不以永綏生固喑醜兮終歸于無或脩或促兮而又奚殊彼哉無聞兮雖老而殤嗚呼維名兮其存也長

金壽伯哀辭

金壽伯名仁老思齋先生之後孫南平縣監諱時彥之孫有文行早卒年二十三有子一人始余童子時家北山下與壽伯連墻而居日相馳逐往來時壽伯已冠然視余年五歲以長故余得以友焉余方初習屬文而壽伯已以能文見稱於長者其導余甚勤余實取而自益也壽伯家故貧朝夕不給嘗取園中果以救飢堅坐一室讀書不絕余常心竒壽伯壽伯娶而爲武將婿婦家供衣服稍奢壽伯色甚不喜每往婦家以其非儒士肄業之所不肯留卽歸而與余同

業余益奇其志也壽伯性質端雅貌類婦人居家尤篤於孝其大人督過壽伯必涕泣聞教卽改其過後不復爲也余旣深知壽伯之賢故久而愈敬之居數年壽伯移家于城南自是余與壽伯不得復合合亦不能久也後七年而哭壽伯焉嗚呼人之於朋友自結髮而交者最不能忘其死也必深悲之况如壽伯之賢而無命者乎悲夫辭曰

名維其仁兮其德則然字之曰壽兮胡不得年維古有云兮有善有施今莫之徵兮將咎于誰吾徒爲壽伯而悲

金嘉會哀辭

金嘉會名履亨安東人仙源文忠公之六世孫茅洲公之孫早孤受大夫人訓能以文行自立從士友遊頗見稱譽余少家漢師之北山下嘉會方居瓢泉余與嘉會朝夕相見是時北里之士多文人上下角逐飲酒賦詩議論諧謔紛紜相雜而君獨退然其間寂默若不能言者余已知嘉會端於飭躬不喜矜夸者也後十餘年嘉會以京居貧甚奉大夫人徙居于保寧之廣川耕田而食自是余與嘉會離不得數相見焉後五年余隨家大人于牙山縣遊姑蘇城歷嘉會

于廣川追至於茅島相與登永保亭徜徉海山間嘉會詠詩余續而和相顧歡如也時水使與嘉會有舊遣人勞問欲令人謝嘉會以其武夫終不入謝余又知嘉會謹於接人剛介不苟者也是年冬嘉會上漢師過牙山留宿其後余自牙山往三登遂與嘉會遠不復相問間一再相遇於漢師然亦不能久也嗚呼嘉會今沒矣嘉會爲人貌寢氣仁潔清寡慾不慕勢利不肯與俗人交余嘗謂古所稱性靜可與爲學者嘉會近之使之從事於學而嘉會謙讓未能也嘉會以大夫老屈意爲舉業嘗再中監試解覆試輒不

利竟無所成名而沒年三十四有一子不育大夫人取族人子立爲其後嗚呼天道衰禍福之理久乖矣顏淵仁而短命盜跖暴戾而壽此司馬遷所以慷慨太息而致詰於天者也今嘉會之賢爲朋友所愛足以有聞於後而其不得年壽者亦以此耶嗚呼悲夫嘉會所居廣川之舍名曰夜氣樓蓋取孟子之訓以寓警者也余嘗欲作記而未及焉今以其意繫于辭辭曰

曩余過夜氣樓烏山之下石湖之瀦靜寂其室兮虛明其居良友攸止兮中藏圖書子稟本清兮宜其少

物慾之昏蔽凜猶戒夫枯亡兮常顧名而自勵衆方
汨乎榮利兮肯隨汝而喪心吾將與子講鄒聖之書
兮又涵泳以真氏之箴不吾待而遽殞兮惜此意之
遂沉月出兮烏山淨星浮兮石湖白子胡爲兮去斯
掩重泉而爲宅宵脩夜於千古兮終不可以再暘吾
知一氣孔神而上升兮昭昭乎不與形質而俱亡俯
觀塵世之溷濁兮將歸來而彷徨歸來兮歸來其尙
在樓之旁而相羊

金汝居哀辭

昔余居三清之洞蠡齋金公携其童子子過焉童子

年方十三四眉清顏潔舉止如成人余心竒童子又
感公之意若以童子屬於余也後童子冠而娶文行
日進稍稍有聲譽宅淳其名字曰汝居余一日往見
蠡齋公汝居跪侍于傍公指而語曰吾子惟此兒人
多男子各因其長而責成或以學問或以文章或以
功名吾惟一子不以學問何望况兒能自志於學乎
吾欲從其所好其誘而導之者實在于子子其念之
余愧謝不敢當然益感公之意歸而歎曰嗜慾熾而
學之說廢父不以詔子久矣余始於金公聞之噫是
豈無所自而然哉公祖師傅公受業於農巖先生學

近齋集 卷二十八
識精博見重士林公之命于子其以家傳之緒餘乎
汝居資稟清明趣向又高邁其將纘曾祖之武益大
以廣者乎余晚學無輔自患孤陋幸而得汝居汝居
年少余二十餘歲然其德則吾不如吾將與汝居忘
其年而交以道義相資焉未久公出守外邑汝居隨
而往自南而西凡六七年余與汝居別不得相會講
學及公解紱還京余與汝居始可以相會講學而汝
居又嬰奇疾不果余甚恨之汝居既病不能刻苦爲
學然其志未嘗忘學也余迂愚無可取人多疎之汝
居顧傾嚮余益勤吾妹婿仲寬汝居之從兄與汝居

居屋角相連吾每過仲寬仲寬必亟告于汝居汝居
雖方食輒輟而至欣然相與談笑風味溫溫可掬也
汝居養疾守靜杜門罕出出則必訪余時以小驢繫
于吾之門外入吾室而坐抽書卷以叩疑義雖不能
多且久於論語及近思錄畧有所講討其識解頗精
敏余實畏而讓焉余謂汝居雖病因養病而得養心
之方則病不足害學而反爲益於學將期汝居窮格
日益深操存日益固終至于有成以張吾黨也不幸
汝居今死矣訃來余失聲嗟愕慘焉終日流涕嗚呼
汝居年不滿三十而死無一血屬其大人白首孑然

近齋集 卷二十八
無他子又無孫可謂窮且酷矣雖不知汝居者猶爲之嗚咽悽酸况余之知汝居深者乎余自失汝居偃偃乎無與共學矣公之所以託汝居于我我之所以期汝居于方來果安所覩其成哉余是以痛惜而不已焉汝居事親孝待尊長有禮與人信而恕見族人
不葬解馬而賻之朋友之有疾者饋藥餌而扶之其氣意多類此仲寬嘗言汝居平居行事務欲合於義義然後乃行公又嘗謂科舉人之所大欲而得之不以其道則吾兒不取也噫其賢矣斯人也豈久於衰世者耶古人曰氣清者數局信哉聞汝居疾革猶語

及於余可見其愛老友之心至死而未已也余安可無一語以悼汝居辭曰

吾有一友兮允矣端士冰玉心而芝蘭質兮承故家之遺軌夙知美於少角兮又聞志於弱冠翁稱是兒之向于學兮俾余導以進夫洛關余雖無善以及人兮尙幸良友之獲遇忘齒序而論交兮匪惟世好之故也衆爭汨乎科目兮棄弗蹈於實地欣吾子所嗜之同我兮願與我共此菽粟之淡味時往來而以講以討兮庶幾切磋而相資寧此樂之可忘兮指百載而爲期方偕之于大道兮子車先其摧轅余彷徨而

太息兮愁顧影而失羣耿獨抱此殘經兮審誰與于
商確天旣降若人兮又何爲而闕椽嗟麟鳳之爲瑞
物兮自不留乎人間吾其奈何兮徒有淚而汎瀾陳
拙辭而誅子兮曷足揚夫懿嘉聊憑茲而寫吾哀兮
亦以慰子之老爺

淑夫人延安李氏哀辭

淑夫人李氏清風金宗善母也宗善字城甫城甫以
國舅清原府院君之孫妙齡志學敦謹自飭不類綺
紈子弟嘗從余遊余觀其舉止有度心異之時其考
參議公歿已久早失嚴訓而能如此吾意其母必賢

母也是善教子者歟旣而聞金氏族姻之言多稱城
甫母之賢 上之九年乙巳四月夫人卒余弔城甫
城甫哭而拜且言曰日月不居將葬矣願子之誄之
也余悲而諾臨葬城甫以夫人夫姨母申氏婦所爲
行錄示余余於是得其懿德之詳夫人延安人玄洲
公六世孫鍾毓名門自幼端莊和淑及歸大家益秉
心恭謹孝于尊章愨于祭祀順于夫子睦于族黨惠
于婢僕婦德無一不備又博通書史有高識然謙虛
若無所能者夫人以連姻 王室嘗出入禁中同入
者皆服華美夫人衣故衣處其間而不以爲恥參議

公年十七中進士不色喜曰丈夫年少科名非所急也其儉約恬靜如此嗚呼此其所以爲城甫母也歟城甫日夜讀大學家禮書不屑屑爲科舉業蓋承夫人志也夫人盛年嫠寡終身含慟而惟以有令子自喜望其成就益深夫人凡四育在男惟城甫一人可謂貴重矣而夫人愛而能勞俾就外傳勤攻學業有過失則必嚴加戒責城甫亦奉承母訓益自修礪不怠城甫之學夫人實有以勸導之也是果如余前日所嘗意者余旣與城甫好又知夫人之賢何可無一言嗚呼婦人之道教子爲最難蓋柔性偏於慈而不

足於嚴也故古稱柳仲郢母韓夫人呂原明母魯夫人爲賢母二夫人訓子之嚴後世婦人莫及今夫人能近之矣惜乎夫人壽命不永不及見其子之學成而名立也然人子之顯親無間於存歿城甫將進而未已者也吾知其學成有日而貽夫人之令名也無窮矣是在城甫是在城甫余文何足以傳夫人祇以欽其賢而爲之誄辭曰

嗚呼夫人兮有一佳兒待茲而老兮柏舟之悲謂兒無父兮非傳誰教爾就爾傳兮罔懈夙宵子奉母命兮循規蹈矩所修者義兮軒駟何有子學方茂兮母

近齋集 卷二十八
曰吾榮母何不壽兮不見子成斯爲可惻兮弔者漚
漚命有脩短兮福鮮完全雖壽而獨兮十子無肖夫
人視彼兮孰多孰少子送母終兮咸中禮節朝晡哀
號兮酒食芬潔輦輓羅列兮若母臨止服厥遺訓兮
不敢墜只子學竟成兮將立而揚母雖已沒兮益顯
而章與韓及魯兮彤史齊芳夫人之魂兮宜不永傷

俞君伯翠哀辭

余與俞汝成氏戚而友自少時同里閑居日相往來
於其子弟之賢否宜亦知之詳矣晚柱伯翠卽汝成
氏之子爲汝成氏伯氏後者余見其在乳時蓋眉目

清瑩非凡骨也汝成氏嘗謂余曰吾兒性靜年五歲
時吾伯父都正公適來臨與余入于內以外舍空虛
使兒守之蓋半日餘坐其處不離一步以待伯父與
余之出伯父甚奇之余曰非直性靜實敬謹也惟長
者命是畏而然是將爲飭躬修行之子弟乎其後余
每過汝成氏見伯翠以童子侍坐惟恭進退周旋鮮
不合於其大人意者余與汝成氏論文伯翠輒從傍
聽之不厭旣慣習於余且知爲其父所好每見余必
色喜余亦深愛之稍長頭角嶄然其冠也余亟往而
觀禮因賀汝成氏余詩曰方知吾輩老已長故人兒

是也一日汝成氏出示伯翠所爲除夕詩百句余觀其韻語清適藻采溢發筆力滔滔乎可畏遂笑而謂曰是其肖乃翁文章者乎汝成氏亦笑焉自是伯翠才思日進爲詩文益富且留心於史學多所蒐輯積成卷帙云伯翠以大人命屈首爲功令業間嘗射策中增廣初試尤以詞賦鳴於陞庠聲譽益藹蔚人皆期之以朝夕大闡爲華國之需而伯翠忽遘疾以死年止三十四嗚呼惜哉先是伯翠子久煥死久煥以神童名於世年十五已見道妙其德器如成人伯翠失此兒甚悼之後久煥九朔而死人或謂悲哀所崇

而伯翠賢而有識必不爲其子之死而自危其身也噫是命也悲夫伯翠爲人貌寢氣仁喜讀書恬靜寡慾篤於人倫重儒教宜乎爲久煥父也汝成氏旣哭其殤孫痛心如燬至伯翠喪獨臥泣深室中厭見弔客強爲文祭之而不忍以示人亦不請輓誄於人余於伯翠爲父友嘗撫頂而愛之者雖不請何可無一言余聞伯翠嘗有詩曰莫遣人生勞伎倆終歸杉柏四周中蓋識也然其達觀澹志則於此可見矣遂乃取其意而爲之辭辭曰

杉兮柏兮鬱鬱丘山霜淒月沉兮寒泉之間形器暫

寓兮卒收而還君悟斯理兮化無憾顏觀其在世兮
心逸意閒笑彼營營兮徒事機關圭冕蓬華兮死也
一般適來適去兮蟬蛻塵寰與古爲徒兮令名不刪
吾慰乃翁兮勿永涕潛

行狀

先考公州牧判官府君行狀

先考諱師錫字聖虞姓朴本羅州之潘南縣朴爲東
方大族麗季有諱尙衷右文館直提學號潘南先生
與圃隱鄭先生共倡道學主禍初抗疏言不可背
皇明迎北元使竟爲奸臣所害追諡文正生諱嘗事

我朝佐太宗位至左議政封錦川府院君諡平
度公勲德具載國史六傳而至諱紹少從松堂朴先
生學潛心踐履體用俱全中宗時爲司諫斥金安
老儉壬以是被擠遜于嶺南而卒學者稱冶川先生
追贈領議政諡文康公是於府君爲七世也生諱
應川司宰監正贈左贊成生諱東民參奉不仕
贈戶曹參判高祖諱煥從季父貞憲公東善叅仁
祖反正勲直拜司評卒官同知中樞府事號鶴臯曾
祖諱世城歷內翰至左副承旨事孝顯兩朝直節
雅望爲時名臣祖諱泰遠黃州牧使考諱弼履通德

郎飭身守靜杜門以終妣恭人全義李氏清江先生
諱濟臣之後益山郡守諱萬始之女勤儉敏達有女
士風府君以 肅宗三十年癸巳八月十日生而
儀容端潔王考牧使公奇之曰幸哉有是孫也仍命
府君小字以此七八歲時與里中兒遊兒帶錢而至
府君曰兩班亦佩錢爲乎兒慚而退卽取石碎其錢
人聞之已知府君有廉潔之操壬寅牧使公喪府君
甫十歲能執祭奠事陳設如儀考通德公居憂得重
疾不能課督府君乃自挾冊出就隣里長老而請學
知事安公練畧授句讀而文理自進且夙悟儷法才

思過人自童艸已稱館閣之器人見其作以爲一戰
可霸云外舅逸軒俞公莊毅少許可而心愛府君嘗
贈梅花詩大加稱賞丁巳冬赴泮庠大司成月谷吳
公愛其詩澹雅輒置高等其翌年春成進士吳公抵
書於王考曰大才不足以小成賀也壬戌薦爲太學
掌議與諸生上疏請尤春兩先生從祀文廟一時士
類議論多取重焉旣而 王世子入學擇將命時三
淵先生之孫金公和行有文望府君欲推金公爲之
不悅者欲沮格之以此遂祛其任府君以二親命從
事場屋而屢試不利家故貧無以爲養婦兄石隱俞

公愍之欲爲求仕而對坐不得出口府君之素自重見敬於朋友如此壬申丁外艱甲戌制除是年冬上親臨明政殿頒柑試士命太學兩掌議以老少二人對差府君以東一房主之乃如前純用老論衆皆大懼曰是人不從命必陷大何會上見多士步趨齊整大悅賞賜新齋任書籍因得無事衆以其所處爲難乙亥筮仕爲義禁府都事時鞠獄方張事多嚴急府君自刑房移掌文書府君筆翰敏速記錄詳明金吾諸堂及問事諸郎皆重之一日章陵失火事由砲手田獵上命府君拿來到金浦郡郡適會

空官四砲手就拿之際事有掣礙拿到城門而門已閉上以其稽滯震怒遣他都事留門以入而府君則拿處矣旣而又下上闕之命羣情震怖府君從容不失措奏其曲折甚詳上意乃解特命還職未數日又以罪人拿來追至鐵原而歸則依例換爲掌苑署奉事府君在苑署飭吏卒守苑中梨栗以補貢人當供之數貢人頌之丙子換爲繕工監假監役仍陞實未幾遭內艱戊寅服闋時議皆以爲府君文學宜出入胄筵自是兩銓迭相檢舉壬午莊獻世子喪見差禮葬都監監造官上意凡葬具一從

通雅集 卷二十八
簡儉魂舉勿令新造使用 懿昭世孫舊舉府君心
知其小不中用俄而 命入侍詢大舉事府君舉實
以對 上疑其欲新造威怒震疊而終不罪府君蓋
上已知其奏對直而心嘉之故也八月禮葬畢以酬
勞陞六品拜掌樂院主簿九月移工曹佐郎參判鄭
公宗舉於守令薦曰吾以此人守法故薦之耳癸未
五月出爲牙山縣監時廟議謂以新設漕運難其人
銓曹舉府君咸曰非此莫可及辭朝 上命入侍諭
曰予以牙山民委爾府君旣之官夙夜祇懼一政一
令未或放忽牙湖西之一都會濱海有魚鹽之饒商

賈所往來射利之地民俗機詐好訟府君至則剛明
爲治而濟之以仁民風頓變政聲載路巡使李思觀
褒曰雅政規模民喜其來蓋廉范來何暮之意也貢
津倉儲軍餉米累千石邑中士大夫求別還則每出
官需米代之以此官用屢絕而倉吏之夤緣爲奸者
戢焉本縣新管漕運自清州以下七邑田稅廩于貢
津府君監捧甚明斗量務從平均七邑之民旣納多
有餘剩民曰吾歸有飯矣先是捧稅頗濫名爲落庭
納于官者幾數百石至是不滿三十石府君又盡以
帖與官屬吏民咸服其廉清乘漕船赴漢師水路凡

七百餘里遇最險處吏請由陸路府君不從終日處舟中縣舊有魚鹽之征自均役後惟白石浦自官免其烟役使之逐一定稅納官如常蓋後來官長循襲取用而實法外也府君深以此爲未安遂以每年劃給米與其數相當買用依他面還定烟役監司尹東昇聞之大稱廉直府君莅牙連值大饑專心賑政竭力措辦自備甚多而嫌於沽術不錄一石時有不自備守令施以越俸一等之命府君經再漕以勞當陞敘而以此不得遷轉旣而前監司尹東昇言其實狀於廟堂廟堂又據尹公言陳白乃還寢前命十二

月陞拜三登縣令入京 陞辭承旨尹東昇奏曰臣待罪錦營時見此人在牙山爲政不要譽而善治矣登有山水之勝邑僻事簡府君居之數歲不勞而治公事之暇肩輿上黃鶴樓徜徉吟嘯久之以小學考講校生用賞罰又月三出旬題勸課鄉士於是文風稍振邑有營屯牛年久牛盡而每以生產加錄虛數漸多年徵稅粟當初受牛之民蕩敗逃散至徵隣族闔境騷擾號訴盈庭府君惻然曰隣族之徵軍役尙不可况屯牛乎遂力稟營門牛案虛錄之數並折價作米以除後弊民永賴焉關西風習好鄉戰其弊甚

大朝家命毀鄉廳燒鄉案道內廳案皆去而獨本縣猶存強鄉爭戰不已至於殺傷府君下車初痛治之報營門依朝令毀燒廳案仍令校鄉同差未幾公州缺大臣問吏判趙公明鼎曰公難治也誰當爲之趙公以府君名對諸大臣咸稱其得人遂有是除戊子十二月也府君莅州州多士夫或有武斷豪強者吏民畏之過於官長府君常痛抑之然小民之凌侮士夫者亦必猛治之以扶植名分州中賢士有學行者必加禮待或躬往訪焉州有補役廳管支供厨傳漸繁昔之當一年者不足以支半歲該吏那移引用

謬誤相襲物歸白微奸竇益滋府君慨然曰公無是廳是無邑也必思矯革凡貿易勿用已例一從時直所需緊漫臨時存減事有利益於本廳靡不用極遂成節曰以待後來者廳得以存而弊又稍祛州有一老人稱府君治政曰吾閱州官多矣今明府真士夫也辛卯御史李養遂過府偏聽造謗者言歸而書啓橫肆構誣有素欠剛克吏緣爲奸引滿稍過公務或滯等語上命其啓勿施已而監司殿最至有處事周詳聽訟綜明純是褒日掌令金瑞應啓論道臣之褒與繡啓相違非考績之意請道臣推考當該判官

近齋集 卷二十八
罷職 上曰二者未知孰是第依啓人之知府君居
官規模者見養遂啓皆笑其爽實或有見養遂而責
之者養遂亦愧悔而繡啓既不得售其計臺言踵發
以是物議憤惋監司權公道上疏引嫌辭職因畧陳
其居官實政又語人曰某若過飲則營邑之間吾豈
不知乎府君旣解官歸居于三清之池榭閉門愛刺
雖知舊嘗所來往者方處要津則不跡其門家食四
載終不肯苟求甄復端居惟探玩文史終日種菊漑
蓮逍遙以自娛甲午九月忽寢疾乃以其十月二十
日棄不肖嗚呼慟哉壽止六十二是年十二月初六

日葬于楊州金谷先塋側西坐之原淑人杞溪俞氏
逸軒處士諱受基之女禮曹判書章憲公諱命弘之
孫禮曹判書金文簡公農巖先生諱昌協之外孫淑
人純靜和柔克盡婦道先府君十四年卒祔左二男
一女男長胤源次準源女適進士金在淳側室一男
天四女幼胤源娶金時筦女生一男宗興準源娶元
景游女生四男宗輔宗慶餘幼三女未行金在淳一
女天府君性至孝無他兄弟獨身事親未嘗經宿之
間離於側通德公養疾隱居府君每出入輒以外間
所見聞毋論巨瑣雅俗歸則必詳告于傍以怡暢親

志出遇珍味如柑橘之屬必袖而獻之李夫人患關
格每冬而劇府君夜帶處閣外以徹曉日不交睫如
是者二十餘年如一日與童奴二江者共煎藥物奴
頗喜眠而感府君誠孝無倦色時或對客語而耳常
傾向于內欲知親候動靜通德公末年有風痰疾須
人轉側府君獨自扶護未嘗使人代之及喪哀毀幾
滅性時方盛暑不脫經帶三月不食薑桂遂得胃疾
焉居廬看儀禮經傳尤庵經禮問答南溪禮說喪祭
儀節必遵於禮親知者往往以疑禮來質後喪時哀
毀如前喪李夫人嗜真瓜病中索之而以病忌不進

府君以此終身不食真瓜友愛諸姊甚篤及孤露事
伯姊如母季姊寡居廣州有疾輒躬將醫藥嘗與仲
姊兄金公同居數十年鞍馬衣服常與共之未嘗一
失色辭遇先忌必沐浴致齊先鷄而起明衣服肅恭
將事親忌必三日行素至老不廢命婢輩皆浣濯澡
潔而後具饌饌品大小無一物不親監也睦於宗族
庶再從弟之長而無耦者備幣而娶之庶從妹之在
遐鄉過時未嫁者率置于家辦其裝奩而嫁之其在
官也周人之急賻人之喪猶恐不及必盡其義以三
登是從祖庶尹公舊莅每送官物助庶尹公忌祭府

近齋集 卷二十八
君辭簡儀飭望之若峭厲而卽之和易人以是多愛慕之待人接物慈詳懇曲言語從容未或失次序居官府對下吏未有不冠帶時平居頗愛酒而乙亥禁酒有老婢潛沽村酒以進嚴辭却之其戒慎於幽隱如此常持已謙遜見人矜夸之色諂諛之態若將浼焉而明而不爲苛刻介而不爲崖異日用事爲之間多醇古真率氣味凡世俗權數機關一切無有也府君攻儷文其意緻其辭燁其響鏗絕無冗長不緊之語評者比之精金美玉每赴場屋觀者雲集府君未嘗有隱石隱公稱以古之人古之人其於寫字又精

正而有華彩最惡歪斜詭奇之態雖忽遽之際未嘗潦率暗亂也人得其一紙甚珍貴之丙寅春行謁聖科御題出表人屈指當世善表之士無不先數府君名者府君之友金公相直出場語于人曰此朴某所以不得第者於詩律雖不甚從事而句語自清婉警切最善挽詞鳳麓金公嘗稱曰某抒寫實境不可及又善吏文官吏老鍊者見簿牒之題咸異之三登時以叅覈官赴平壤道內疑獄數十事文案山積而見卽剖判未竟夕而畢諸官皆仰府君之口凡係國穀之贏縮多寡奸吏之所欺幻隱匿者摘發如神每

近齋集 卷二十八
以違道干譽爲恥關西勅需庫錢多放債取息而府君嘗曰吾固無才幹不能爲又豈可竊食饋胡之資乎憂恤民隱爬櫛邑瘼悉從方便誠意懇惻興廢補弊百度俱舉軍器之朽鈍者倉廩之頽圯者必先修葺務令完利以是所至皆有成績平易近民而民自知畏剛嚴束吏而吏亦懷惠贖奴之縛舊主者他官失治而竟正其罪從嫂叔之相訟者不許聽理使自感化樹綱常而敦風教境內切姻人之犯酒禁者不以私撓據法治之一境肅然庚寅在公州以差員至京入侍 上問爲誰筵臣對曰朴某善爲倅者府君

已以吏治聞於通朝矣自奉甚約損已以益下軫庖人菜奴不堪支供之弊或減省厥數或自官買用道伯聞而劾之凡吏民有罪者雖加箠罰常言 國法笞五十自斷不可任怒以致枉殺密庵金公砥行歎曰公之爲政仁矣仁則庶幾乎恩信孚于民一夕道遙後園見牧丹一叢雜衆蕪中僉人欲取植京第府君呵止曰此亦官物豈可自私仍顧謂子弟曰一花取去雖似無傷而官屬流傳以爲官家舊有某物某等持去其爲累何如也居工曹時有一隸以起復服色應役人言此隸服此服不知幾年府君怪問其故

送齊集 卷二十八
日喪期過已久而貧未變服府君以爲達庶人之禮不可踰也遂捐給騶直使備吉服變除其隸感戴恩德吏胥皆曰善政云嘗以太廟捧俎官詣齋所預問祭色吏知所掌及翌曉上召諸執事問其所掌府君卽對而諸員不能對府君之當事周密多類此嘗曰儒士乘善馬疾馳甚非本色一日將出郊弔人而無馬奴僱得隣騾府君騎出門少行旋入家人怪問之府君曰騾毛色華且善驟吾乘此入衆中人將謂何吾寧受闕弔之責不可被人指點其謹飭守拙如此又深斥詭論聞人盛稱南華經曰莊子言性而

已則笑曰聖賢所言非性也耶嘗書范益謙座右戒朝夕披覽以自警省持論公平而是非甚哲丙寅夏黎湖先生召至京袖進討逾疏有異趣者對府君捃摭其疏中語而毀之曰天生斯人其性本善蔽於物慾爲惡爲逾而今謂之天生逾賊非儒者語也府君一言而辨之曰梟獍蛇蝎非天之所生乎其人辭窮而退教子弟讀書必曰溫故而知新深以勸說爲戒胤源竊有意於學出入講質於泮湖金先生之門實府君命也嗚呼府君高才敏識詞藻華麗早爲士友所推許將進而黼黻乎王猷而不幸阨于公車晚就

近齋集 卷二十八
蔭塗不展所抱竟試數邑而止論者莫不嗟惜然若其幽潛之德則人或未之盡知也胤源不肖不能立揚身名以顯吾親又不能記述先美以傳諸後則不孝不仁罪孰大焉於是謹錄家庭之所見聞如右亦不敢一辭或溢以傷先人謙挹之至意惟幸立言之君子有以採擇焉

先妣淑人杞溪俞氏行狀

先妣姓俞氏系出杞溪新羅阿飡三宰之後麗初有諱義臣自以新羅世臣守節不屈麗祖怒降屬戶長自是簪組不絕遂爲東方大姓至我朝有若景安

公諱汝霖肅敏公諱絳兩世官皆判書相繼爲名臣有諱泳郡守 贈承旨諱大儀 贈吏曹參判是於先妣爲六世五世也高祖諱希曾郡守 贈兵曹參判曾祖諱哲監役不仕 贈吏曹判書祖諱命弘禮曹判書諡章憲公考諱受基有至行褒 贈司憲府持平後以仲子彥民貴又 贈吏曹參判號逸軒妣貞夫人安東金氏禮曹判書文簡公農巖先生諱昌協之女以辛卯三月二十六日舉先妣于大興之竹里先妣生而孝順自幼已知敬畏父母在父母傍未嘗喧笑每遇飲食父母不命之食則不先食稍長持

身恪謹深處室中終日不窺戶參判公有所教訓必
恭謹聽受存心不忘又嫺女紅諸事無不精敏年十
七歸于家大人始王父晚有一子擇其配甚謹聞參
判公內行醇備意其子女賢遂使聘之既見喜曰果
法家女也先妣事舅姑極其誠敬有命不待再言有
得不私一物王母李夫人深嘉之曰吾獨有一婦而
是婦賢家之福也家大人既無兄弟獨奉二親凡溫
清抑搔之節與先妣共之先妣益小心服勤靡或少
懈舅姑有疾夜坐戶外視甘旨至明雖大寒時不輒
入室休息藥物乏則斥賣奩具而足之使家大人賴

以爲養焉其事家大人一主於順而無違諸所施爲
雖小必稟家大人或有過差必直辭以規裨益弘多
家大人比之弦韋每家大人與士友爲文字會先妣
輒具食以餉客割肉必正客退而歎曰視其家飲食
可以知內政矣仲小姑貧寒無屋來居于家先妣同
居蓋數十年而終始懽洽家中過甥女婚者三先妣
必親縫其衣裳或至夜分而無倦色庶姑庶叔母與
先妣年齒相比而先妣一皆接之以禮和遜無忤以
是庶姑庶叔母咸敬愛之先妣一生謙慎未或預知
外事見婦人專輒者心非之雖子女婚惟俟家大人

意決方議金婚也或以其家貧難之先妣曰惟視
作人賢否而已壬申王父下世先妣遭重疾方在枕
席乃哭擗如禮當祭祀必躬自滌器曰舅性喜潔尤
不敢不謹自是代王母蒞中饋而家素貧窶先妣竭
力以養十口身無完衣時參判公已沒惟貞夫人在
先妣念貞夫人將聞而憂不告以飢歸寧常愉色以
見仲兄大成公每過之必問調度先妣未嘗一及瑣
屑語大成公屢之郡而受賜不言多寡大成公嘗以
爲吾妹寡欲故貧耳先妣雖貧甚不以困故而苟受
非義家大人在官時下輩有饋生肉于家者先妣顧

謂諸子曰物雖微未聞汝父命何可擅受卽不受至
丙子王母喪歲大饑家益窮空然祭奠之奉無缺季
小姑寡居畿鄉家大人數遣人齎致食物先妣必措
辦以待務稱家大人意族人有飢餓告急雖明日用
輒罄而送之家有一婢自鄉來先妣方任使之及其
得病先妣親調粥與之曰吾矜其離母來無人救視
吾是以親食之也其死也爲之流涕却食嘗飭諸子
勤學曰汝父有文而不第是固命也汝輩無以此而
沮爲文之志夫文非徒爲科舉耳家大人制闈久未
甄復諸子或有嗟吁語先妣曰仕宦有數嗟吁何益

其委分任命如此辛巳五月寢疾竟以是月二十五日棄不肖壽僅五十一方疾篤而遇先舅忌日猶諄諄以祭用爲念越四日乃逝嗚呼痛哉以其年七月二十五日窆于楊州金谷先塋下西坐之原二男一女男長不肖胤源次準源胤源娶金時筦女準源娶元景游女女適金在淳胤源一男幼準源二男三女皆幼金在淳一女天先妣資稟淑正慈和其孝友天性也當己酉冬參判公卒于鄉廬先妣以未克面訣爲沒身痛語及必嗚咽連哭兄弟妹三人久而愈憾至性如此故其事舅姑如父母遇小姑如兄弟平居

簡重少言語未嘗修飾以求譽然中實惻怛愛人人皆悅服與私親言不說夫黨長短罪責婢使必分肯怙撫養子女無有偏昵見人之急輒欲施與不得施則常終日不樂推而及物雖鷄狗之屬畜于家者不忍食其肉專以仁爲德故自內外親族至于隣里皆曰賢哉某夫人之有心德也承事家大人三十餘年梱政大小咸得其宜處艱窘又黽勉有無綜理周密使家大人忘薪米之憂尤恪於享先得一魚一果必儲之爲祭祀需嘗曰祭祀豐不如潔性不喜芬華視世俗高髻美服如不屑焉家大人嘗遇姑母喪先妣

服已除而猶不肯着紅紫曰齊體有服何可純吉吾先人嘗云又舉參判公雅言以教諸子曰人必敬其父母而後能敬人之父母汝輩其識之先妣所受訓於家庭者蓋如此以故其一言一行皆合禮度雖古女士何以加焉嗚呼先妣之深仁厚德而不克蒙其福終身窮約壽又不延此實不肖等不孝罪逾上通于天遂至於此也悠悠昊天痛其曷極若又泯沒其事行則不孝之罪尤大矣用是懼焉遂泣血謹書事行以乞文於立言之君子伏惟哀其志而惠之銘焉

亡妹孺人行狀

亡妹朴氏系出潘南左議政錦川府院君諡平度公諱嘗之後司諫諡文康公冶川先生諱紹之八世孫高祖考諱世城左副承旨 贈吏曹參判曾祖考諱泰遠黃州牧使祖考諱弼履通德郎家大人諱師錫今牙山縣監先妣恭人杞溪俞氏外祖諱受基 贈吏曹參判妹以丙辰九月二十日生將降先妣有鳳鳥之夢妹生而端惠清明柔靜婉婉又父母獨女父母甚愛之而自幼絕無驕癡習未嘗一受父母譴呵每得梨栗之屬其大者輒推與兄弟自取其小者曰女兒當然天性仁慈惻隱及物見雀雛墮屋簷下失

近齋集 卷二十八
母而啼終日悲泣嘗步園林間誤觸一花花根拔出
既而悔之以爲此王父所植也復自往其處培土而
安之此其六七歲時事也乙丑先妣遇疾妹年甫十
歲已能奉藥餌扶護形色焦然間又代母氏勞周旋
敏給雖出納細故不以憂母氏長益友愛兄弟深至
見其兄羸瘦多病輒悶焉不寧曰兄病由我蓋妹生
時兄纔三歲離乳其言如此及兄妻入門妹與歡洽
無間有不敢直請尊章事必傍告父母曲遂其意先
妣嘗曰婦人每患難得小姑心而以如汝者爲小姑
何有難哉年未笄女紅諸事無不精敏十五歸于安

東金君在淳時舅姑先已沒妹以爲大憾事曾王姑
王姑繼姑虔恭有誠曾王姑繼姑皆甚安之金氏族
大尊敵以下且數十人妹處其間一以和順不設畦
畛夫黨咸愛悅之以故吾家與金氏隣居蓋累年終
始不聞疵毀之言金君居常自悲其孤露妹亦相對
嗚咽燕私之言惟勸金君力學砥行立名而已金君
每歲冬棲息山寺矻矻讀書不爲世故撓奪者蓋多
妹之助云吾家素貧寒妹歸時卽無一婢率去而妹
能身自勤勞以供夫服未嘗一日捨針絲以自嬉而
亦甘其內窘不使父母知也所斥賣奩私錢見親

家用度缺移而足之無少靳或一家婚會衣故衣與
衣錦繡者立而不以爲恥曰此貧富不同也妹歸寧
于家率以旬月至常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吾幸
而無遠父母兄弟是可樂也殆欲以是忘其憂焉金
君嘗赴泮庠屢得雋吾兄弟傳告于妹妹不色喜及
兄弟偶論其文業益進妹聞乃色喜兄弟有過失必
令改之曰執無固固則滯其趣向見識蓋如此妹既
嫁九年而無產育之事父母頗憂之已而有娠免子
于家甚難產是日適天氣大寒兒出無聲已化矣妹
心錯愕而旣又慮母氏過傷強爲和顏且曰年少者

自可復產願勿過傷其明年九月又生女季弟子亦
同月生妹愛之甚於己女每同抱于親側以爲娛至
是忽得疾久而益奇母氏救視妹輒嗟吁隱痛曰吾
何貽此憂也又私告母氏曰婦人奉養君子者也女
病不能執針絲使良人早卜一妾則女心安矣聞者
憐之時季姑母訃至家人謂妹病不可哭妹曰叔姪
之情何可無哭遂哭於室中蓋雖病而不爽於禮節
如此其年五月遭母氏喪妹號擗過度曰吾疾累親
壽矣如不欲生然亦不以憾容見家大人及旣葬歸
于夫家每當朝晡饋時必瞻望泫然以致其哀慕其

疾凡三年益就至先妣練祥時昇還于家竟死壬午
六月初五日也屬纊之前呻吟皆思先妣語嗚呼痛
哉嗚呼痛哉是年八月某日葬于楊州平丘驛某向
之原其一女方幼嗚呼妹容貌纖弱資稟仁柔與人
語如恐傷之雖婢僕不疾聲罵詈然亦明善惡深斥
非義凡事雖毫髮不安于心不爲也尤篤於天倫事
父母極敬順處兄弟未嘗一怒常怡愉湛樂旣以孝
友行諸家而及執婦道頗見稱譽然亦謙退不自有
焉幼時嘗思食鷄羹仲姑母聞而饋之一鷄旣而悟
其飲食之嫌遂不肯食楮墨之微將請于人若不出

口其性亦太拙矣然潔清無慾端莊寡言不慕芬華
不怨窮約謹守婦人之檢柙者皆以其拙也其處金
氏十餘年常如新婦儀度不失尺寸夫仲父副率公
嘗稱之曰是婦也貞介有守蓋知吾妹矣其死之日
毋論其兄弟妻與夫黨之屬哭如私親卽隣里聞者
皆爲出涕是其仁厚惻怛有以信於人也嗚呼天旣
與之德美而卒嬰奇疾短命無子天道安在哉旣葬
仲寬屬余狀其事蓋婦人之行非誅不顯其知之莫
如兄弟余於是乎書之然筭以前余所詳也嫁以後
亦多徵諸仲寬及若疾病時事吾誠有不忍書者而

近齋集 卷二十八
亦忍而書之者爲其卽此而尤可以觀其人也仲寬
其以是狀求誌於當世之賢者其必有以採之矣嗚
呼悲夫

近齋集卷之二十八

